



金融研究简报

第三十一期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

2014年6月28日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 十二国智库论坛闭门研讨发言摘要

丝绸之路沿线孕育了几乎所有对人类影响深远的古代文明，也是贯通亚欧非大陆的经济发展大动脉，一旦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成功，将重塑1500年之后以大西洋为重心的国际秩序大格局，对21世纪乃至更长远的人类发展、世界变迁都有着举足轻重的现实意义。为此，由中国人民大学主办，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承办的以“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为主题的国际智库论坛6月27日在中国人民大学世纪馆开幕。来自中国、俄罗斯、中亚五国、伊朗、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美国等国的40多名智库学者就“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的诸多议题进行

了坦诚交流与闭门研讨。6月28日，“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时代”、“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难点与障碍”、“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各国关系”、“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未来”四个主旨论坛相继举行，学者们就加速资源整合，加强文化认同，促进亚欧及世界经济平稳健康发展等议程展开对话。

论坛闭幕前，人大重阳发布了研究报告——《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愿景与路径》。俄罗斯杜马议员助理、中亚五国及阿富汗总统办公厅代表也出席了论坛。中国人民大学副校长伊志宏主持论坛开幕式，中国人民大学校长陈雨露、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马苏德·哈立德、伊朗驻中国大使马赫迪·萨法里、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亚历山大·卢金和中国驻伊朗前大使华黎明在开幕式上发表了主旨演讲。

一、打造一条互利共赢之路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院长）：

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就是打造一条亚欧互利共赢之路。“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7日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演讲中提出的，这个概念涵盖了历史与未来、东方与西方的文明交往及经济合作，而如何落实，则需要来自丝绸之路沿线各国乃至全球的政、商、学各界人士建言献策、形成合力，持之以恒地加以推进。使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

“丝绸之路经济带”概念分别从治理、交通、制度、金融和文化角度提出了建设的基本目标。在治理机制方面，政策沟通应基于理念共识、决策共商；在交通网络方面，道路联通应实现设施共建、资源共享；在制度设计方面，贸易畅通应推动关税共同、规则共议；在金融合作方面，货币流通应规划汇率共浮、信息共享；在文化交流方面，民心相通应追求文化

共存、价值共惠。可以民间交往层次为基础，建立智库层面的常态化合作机制，使各国知识与政策精英在这个机制上加强沟通，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强大的智力支持。

马苏德·哈立德（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未来”涉及两个角度，一是要确保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二是保证丝绸之路经济带达到甚至超过古代的成就。我认为这可以建立在四大要素基础上。第一，复兴丝绸之路需要各方互惠合作，需要一个和平安全的环境；第二，倡导区域协调，引入有凝聚力的法律法规，保证人员和商品往来、税收政策及关税协定；第三，改善区域基础设施，促进互联互通，建设更好的交通网络，包括高速公路、铁路和航线；第四，放宽货币兑换条件，促进基层经济交流。

马赫迪·萨法里（伊朗驻中国大使）：丝绸之路经济带应该有新的设计框架——如何延展“丝绸之路”：它应该从中国西部开始向西延伸到中亚各个国家并达到伊朗领土。从伊朗开始又可以从如下三条路线延伸。第一条路线向南覆盖波斯湾各个国家，经过公海一直延伸到欧洲、非洲、拉美以及北美等疆域。第二条路线向西到伊拉克、叙利亚一直到地中海，最终到达欧洲大区域。第三条路线向东到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和南亚，与从中国西部过来的路线互补，从而最大化地减小这一地区安全风险，并有效地促进该区域基础设施建设。此外，“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成果应当惠及南亚各个地区，这一过程最重要的因素就是区域稳定。

华黎明（中国驻伊朗前大使）：中国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战略构想与当前发展的阶段和状况有深刻联系。中国35年来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世界工厂”模式，这个模式主要是面向欧美发达国家，但中国要进一步发展，转型的出路就在于中国西边的欧亚非大陆。欧亚非大陆的许多国

家急需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些国家的生产建设能力、交通运输硬件水平还比较低，这恰恰是中国的优势所在。美国实施的太平洋战略压制了中国，中国在这种情况下打开欧亚大门、发展自己的战略空间，既是中国与东西亚地区利益所在，也是东西两翼战略再平衡。因此“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实际上是为中国确定了向欧亚内陆开放的新战略方向，对中国的能源安全、贸易安全及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联邦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是俄罗斯的重要邻国，今天俄中关系正处在发展高峰。紧密的、富有建设性的、不敌对的、不结盟的合作关系完全符合俄中利益。俄罗斯对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计划进行了解读，认为这是一个重要机遇，可借此巩固俄中双边合作，尤其是在中亚、西亚地区。普京总统也高度评价中方在制定和实施该计划过程中考虑到俄方的利益，强调俄中要在上海合作组织框架下加深相互协作，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也有助于促进上合组织框架内的多边经济合作。

二、丝绸之路经济带与欧亚时代

亚历山大·卢金（俄罗斯外交部外交学院副院长）：中国、俄罗斯和中亚国家应加强彼此合作，俄罗斯希望通过丝绸之路经济带在互利基础上的平等合作，与中亚各国重建政治经济关系，以保持其在中亚的传统影响力。当然俄罗斯更喜欢使用的术语是“欧亚一体化”。中俄之所以需要联手参与共建丝路经济带，是为了抗衡美国的“新丝绸之路”和“大中亚”战略构想。在美国所倡导的计划中，试图通过阿富汗建立中亚国家与印度及巴基斯坦的密切联系，从而将中亚国家内部的战略重点从当前的与俄罗斯和中国的伙伴关系转向与南亚国家的合作关系，削弱俄罗斯在中亚地区的长期优势地位，分裂和瓦解上合组织的完整性，并逐步建立美国在中亚

和南亚区域的新主导地位。因此，中俄两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协作除了经济利益之外，更在以下几方面相似或吻合：维护边境安全，打击恐怖主义，维护地区稳定，以限制美国和北约在该地区的军事存在为主要目标的地缘政治合作。

詹尼斯·坎巴耶夫（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法学院教授）：丝绸之路经济带能够得以一呼百应的基础是上海合作组织和欧亚经济共同体各国成员在政治、区域安全、经济等方面深入而富有成效的合作。上合组织成员国可以在各领域加强务实合作、增加对话、增进互信、把合作议程从主要面向安全性问题扩展到全方位的经济合作。如果上合组织和新兴的欧亚经济联盟可以互通有无、相辅相成，共同促进二十一世纪丝绸之路的建设，那么丝绸之路经济带就会得以实现，有效连接亚洲和欧洲市场，并显著促进沿途各国共同发展和繁荣。

米尔左吉德·拉希莫夫（乌兹别克斯坦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当代历史和国际研究系主任）：中央欧亚区域合作的制度框架总体上很薄弱，其经济和政治合作前景以及这一进程的速度和规模将取决于各成员国政府的政治意愿。从中亚角度看，最佳方案是在双边和多边关系基础上与俄罗斯、中国、美国、欧盟和国际机构建立强有力的对话与合作，关注各组织运作的协调性和透明度以及这些组织在安全、经济、交通项目上的合作。

胡晓波（美国克莱姆森大学中国问题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交通运输对重振古老丝绸之路具有重要作用。振兴古老丝绸之路将重塑国际政治经济，重塑亚洲文明，而处于内陆地区的中亚会是最大收益者。交通通畅是重振古老丝绸之路的一个基础。选择最有效的交通工具要考虑成本、速度、可靠性和对环境的影响等方面，这需要相关国家能够进行合作，分享资源，实现丝绸之路现代化，促进自贸的合作及机制的建立。

陈玉荣（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欧亚研究部主任）：丝绸之路经济带这个倡议是中国在世界经济全球化、区域经济一体化成为主流及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经济造成冲击的背景下提出来的。丝绸之路经济带为加快中亚经济发展带来了新契机，提供了新的发展途径。丝绸之路经济带主要是在欧亚地区，这需要处理好和上合组织的关系，相互补充、相得益彰，在拥有共同愿望的国家之间先行探讨和政策沟通，在现有的渠道、机制内共同发展、共同推进。

许勤华（中国人民大学国际能源战略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从能源的角度探讨欧亚时代是否已经出现，首先要明确能源在丝绸之路经济带中的地位。构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基础是能源合作，以能源通道战略为基础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对区域内国家具有重要战略意义和经济价值。从能源的视角来，看欧亚时代真正出现了，能源合作的领域、空间、力度都不断加大，能源把欧亚区域内的供应和需求、生存和市场紧紧地连接在一个大的内部网络中。

三、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难点与障碍

丝绸之路经济带涉及区域极为广阔，沿线国家众多，区域内各国政策多有分歧，外部影响力错综复杂，地区安全局势不稳定，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基础设施水平参差不齐，文化、宗教差异性大，这是建设丝路经济带面临的难题。

阿巴斯·马莱基（伊朗国家权益委员会战略研究中心国际关系主任）：众所周知，丝绸之路沿线国家 GDP 占了全球 GDP 的 55%，覆盖了全球

70%的人口，75%的能源，其中波斯湾、里海和伊朗等地区占了60-70%的能源。这些地区现在面临很多的困难，第一就是伊斯兰地区的发展方式。许多地区都有如塔利班这样的恐怖组织存在，困扰地区安全、阻碍地区发展。第二是缺乏可持续的发展方向，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与当地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可能会改变他们的生活，改变他们传统的文化生活方式。

梅迪特·提勒吉诺夫（吉尔吉斯斯坦中亚美国大学国际与政治比较学系主任）：作为中亚国家往来最频繁的贸易合作伙伴，中国不仅致力于开发由中亚向东部地区延伸的能源供应线路，也为与中亚的合作提供了一个制度平台（上海合作组织）。能源交易能够驱动经济和政治关系的改变，而贸易关系则会推动中亚和东亚（中日韩）关系的演变。日本和韩国不会进一步积极参与中亚事务还取决于中国未来在中亚所扮演的角色。

古萨勒·玛耶蒂诺娃（塔吉克斯坦俄罗斯-塔吉克（斯拉夫）大学地缘政治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当前的中亚地区，来自俄罗斯、美国、欧洲、中国的外部影响力竞相增强，引发了丝路经济带沿线地区的地缘政治不确定性。为实施中亚国家经济发展的合作，未来欧亚经济同盟和上合组织应该加强相互之间的密切合作。丝绸之路的中国地缘政治也非常重要，中国西部大发展后，该地区将成为区域经济和物流枢纽。中俄两国在中亚一体化中要能够相互支持，在安全领域加强集体安全条约组织和上合组织的协作，建立稳定而灵活的机制，和平解决阿富汗的问题。特别要加强中亚各国同阿富汗北部省份的经济、文化合作，建起连通阿富汗和中亚国家的道路和桥梁，促进北阿富汗的发展。

瓦赫杜拉·瓦希（阿富汗外交部经济合作部总干事、阿富汗大学经济学教授）：当前，在亚洲以“丝绸之路”为主题的计划至少有五个，从阿

富汗的角度而言，这些计划在本质上是相互补充的。阿富汗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使其正处于战略交汇点，因而每项计划都离不开阿富汗国内的政治稳定，离不开阿富汗的合作，阿富汗也正坚定不移地向着区域融合迈进。阿富汗政府区域经济合作的战略目标是，建立“区域经济增长点与资源走廊”，以阿富汗为连接点，将南亚和中亚各国与其它国家重要的贸易、交通、能源项目相联，拉动经济增长、促进就业和增加财政收入，为区域内经济增长和稳定创造新的动力。

孙壮志（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秘书长）：丝绸之路经济带需要沿线国家共同参与建设，所以它可能是一个比较长的过程。这个过程会遇到的困难主要来自四个方面：第一，沿线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差异很大，资源禀赋不同，建立一种合作关系需要经济上有更多的共识。第二，人文上需要更多的相互理解、相互交流和相互信任。第三，在政策上要达成更多的共识，为合作创造条件。第四，这个地区要能为经济带建设创造一个稳定的、最佳的安全环境。

冯维江（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国际政治经济学研究室主任）：从三个层面来看丝绸之路经济带存在的障碍：第一是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层次上的障碍，世界几大主要文明的发祥地都在这条丝绸之路上，这些文明之间在意识形态上不一致的地方会形成一些障碍。第二是制度层面的障碍，现有的制度和机制存在碎片化、机制化和重叠化等负面影响。第三是利益层面的障碍，包括国内各省和其他国家。针对这三个层次的障碍，应该坚持求同存异、在机制或制度上做“减法”、在功能和效率上做“加法”、坚持共同但有区别责任的应对和处理原则，创造更多互利共赢的机会。

四、丝绸之路经济带与各国关系

鲍里斯·古斯列多夫（俄罗斯国家杜马议员助理、正义俄罗斯党主席国际顾问）：“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项目显露出中国在建设欧亚大陆经济区上的雄心，是用创新的合作模式加深欧亚间的经济联系。与此同时，随着乌克兰局势的发展，俄罗斯在中亚等后苏联区域中的地位受到西方尤其是美国的挑战，这从客观上推动俄罗斯向其强大的东部伙伴中国靠近，增加了中国吸引俄罗斯加入“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的可能性。对于俄罗斯而言，当代中国的金融和经济能力及其领导层的雄心使得未来实施这一项目成为可能。

联合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符合区域合作的时代潮流，区域一体化是经济全球化的一个必经阶段，可使亚洲所有次区域得到联合，并且使欧亚合作提升到一个新的水平。同时，俄罗斯提出的“欧亚经济共同体”计划，也将在这一区域合作中发挥重要的作用。当然俄罗斯和中国的合作需要依赖多次的双边与多边会谈及协定。

叶弗哥尼·霍（哈萨克斯坦总统战略研究所高级研究员）：产业合作的重要性必须要强调。哈萨克斯坦以建设欧亚大陆桥为首要策略，大力发展物流运输基础设施，这也是与中国互利合作前景最大的项目。合作方式包括建立打造生态运输形式的中哈合资企业；形成良好的投资环境，吸引最大的物流和铁路运营商；合作建立终端运输网等等。这个一体化进程将使哈萨克斯坦更充分地发挥其运输中转潜力，为哈萨克斯坦参与欧亚国家间（中国、东南亚国家、俄罗斯和欧盟市场）主要的陆路运输提供可能。同样，对于中国来说，运输领域的合作能够为中国西部地区的发展提供动力，并可促使中国农产品的向西出口。

弗拉基米尔·巴拉马诺夫（乌兹别克斯坦总统办公厅战略研究院美欧处研究员、中央欧亚分析集团项目主管）：古丝绸之路的繁荣时期，中

国在欧亚大陆有很深远的影响力。如今恢复欧亚大陆之间的陆路跨境贸易，实现丝绸之路的复兴，将会成为欧洲、俄罗斯、中国在中亚经济、政治、安全领域互利合作的主要方向。上海合作组织是唯一联结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的组织，应在推动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中发挥重要作用。

形成一个稳定的跨欧亚贸易安全体系并不那么容易，在丝绸之路巨大的时间和地理跨度内，欧亚地区的矛盾和问题，包括中国与中亚的关系，欧洲与中亚的关系以及俄罗斯与中亚关系中的矛盾和问题都尚未解决，尽管也存在着积极的国际合作，但安全问题仍然是丝绸之路中最薄弱的环节，降低了合作的有效性。从发展角度看，上海合作组织是唯一联结俄罗斯、中国和中亚地区国家的组织，因此要积极促进上合组织和其他一体化机制以及欧盟进行对话和合作，并加强欧亚毗邻国家国防体系方面的协调工作。

阿里·比尼亚兹(伊朗驻华大使馆首席研究顾问、国际政治研究所(IPIS) 国际经济和能源部主任)：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辐射广泛，将形成不同的区域合作圈。中国在设计重建丝绸之路时应重视伊朗在该项目中的重要性和战略角色，伊朗在地缘经济、地缘政治和地缘战略方面会发挥重要而多样的作用。在油气能源供应领域，伊朗也是中国重要的长期合作伙伴，中国应该在未来风云变幻的国际形势中将伊朗视为油气供应的最后保障。

马拉尔·梅列多娃(土库曼斯坦土库曼定量经济分析部数学与宏观经济学分析师)：运输、通讯及旅游业是当今复兴丝绸之路的新形势。土库曼斯坦支持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希望发展丝绸之路沿线综合性现代高科技系统，为能源、运输、通讯项目的实施创造条件，充分开发地缘经济、资源、工业和技术。“虚拟丝绸之路”计划的实行，使土库曼斯坦的科学教育网络资源更发达，和项目参与国的信息也得以融合，为创新提供了更多的机会。土库曼斯坦还是世界旅游组织的成员国，并加入了“丝绸之路

旅游业”长期项目，境内共有约 2000 处古迹。土库曼斯坦希望构建起横贯欧亚大陆统一的旅游业概念。

刘亚伟（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丝绸之路经济带计划的实现有赖于中国的国内政策和国际地缘政治。这个计划的成功有助于中国国内稳定，增强国际影响力，使中国在欧亚大陆拥有足够的经济权利，有效地回应美国的轴心转向亚洲的政策，处理可能发生在东海的与日本的冲突以及南海与东盟的冲突。为了进一步保证国家安全和提升经济利益，中国必须坚定不移又有亲和力，硬实力必须结合软实力。

杨恕（兰州大学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亚洲中部经济发展轴，这条线是从哈萨克斯坦前首都阿拉木图到土库曼斯坦的首都阿什哈巴德，以及吉尔吉斯斯坦的首都比什凯克、乌兹别克斯坦的首都塔什干，都在这条直线上，包括塔吉克斯坦的首都杜尚别、乌鲁木齐也在这条直线附近。这条线连接了亚洲中部地区最重要的六个经济中心。今后亚洲中部经济发展应该主要沿这条轴线来布置。同时，新疆在中国与中亚的交流中具有的地缘优势地位，在促进中国与中亚，以及东亚地区国家与中亚经贸发展中具有重要作用。

曹占忠（新华社指数研究院总监）新疆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具有重要战略地位，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可持续发展关系到整个中国与中亚国家，中东欧、西亚、北非到欧洲之间的贸易投资便利化。新疆的发展要协调好对内对外关系，坚持双边支持与市场主导，特殊政策、特事特办，同时把握好社会民生与经济的关系。

五、丝绸之路经济带与中国未来

谢刚(印度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东亚研究中心中国问题研究教授): 丝绸之路临近区域仍是全球恐怖主义的多发地, 该问题的解决需要区域间和国际社会的通力合作, 中印联手尤为重要。重建丝绸之路的构想对中国和印度均有潜在利益, 对其他国家也是如此。但是, 尽管经济合作关系的互联互通已取得巨大进展, 但中印在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互动甚少, 海陆丝绸之路的建设已成为双边关系和地区互动中的一个新兴话题。作为一个新兴经济体, 印度正在崛起, 加强中印合作也是落实陆地和海上丝绸之路的必备工作。虽然中国在铁路、公路和船坞建设方面已有较强的施工能力, 但印度也有自己擅长的领域。如果双方对这些项目建设达成战略性共识, 将促进中印两个同时崛起的亚洲国家建立互利共赢、和谐持久的合作关系。同时, 中印两国在反恐和打击海盗问题上达成共识也十分必要。

纳克·卡瑞尼(美国南加州大学经济系主任、终身高级教授): 丝绸之路已有上千年历史, 陆地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沿线国家有 40 多个, 经历了不同的统治时期。丝绸之路丰富了沿线各国的历史、文化、交通, 促进了宗教、语言发展, 也推动了欧、亚、非的经济交流, 是丝绸之路这条线将各国文化遗产和多重身份联系在一起。中国的崛起有正确的领导层路线、国际贸易趋势、经济增速提高、宏观经济调控、可再生能源、人口政策、减贫、反腐倡廉、中国的社会政治特点和中国繁荣的指标等多个方面的潜在原因, 中国在丝绸之路未来发展中将扮演关键角色, 为丝绸之路沿线及其他地区和国家树立典范。

科加曼马德·乌马罗夫(塔吉克斯坦经贸部经济学研究所宏观经济系主任): 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要充分考虑各国国际地位不平等的问题, 以及全球化导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以及转型期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差距的不断扩大。区域一体化的障碍体现在一体化组织一直未能协调好组

织内各成员国家的社会和经济利益，自由贸易思想因缺乏对人性发展的关注，不可避免地导致经济殖民主义的复苏，破坏了落后国家和地区实现更快速发展的意图，因此经济集团之间必须重建公平关系。中国实际上是中亚地区各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有必要与中亚国家建立积极联系，以便调动双方快速发展产业合作。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之间的贸易和经济关系应完全摆脱任何新自由主义理论的约束，不能完全采用自由贸易原则，而要适当采取软保护主义原则。

林民旺（外交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副教授）：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有其合理性与可行性，但更多的问题是在政治障碍上，特别是如果俄罗斯反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基本上可能会无所作为。中国经济影响力的不断上升和不干涉中亚国家的内政外交使俄罗斯对其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充满担忧，对中国提出的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还抱有疑虑。而要解决罗斯的担忧，中国推动建设的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保持它的开放性、包容性，接纳俄罗斯的参与。同时，中国应该寻找中亚五国区别对待的活动空间，在不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情况下，以伊朗、土耳其为活动重点，而不是中亚。

辛本健（人民日报内参部主编、人大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影响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进程有六大关键因素，中国在其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第一，在短期内集中力量打造中巴经济走廊，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进程中的范本；第二，充分发挥中国强大的基础设施建设能力，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为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提供良好的基础设施；第三，利用中国现有比较充足的金融资本对丝绸之路经济建设进行投资，发挥好中国主权基金的经营能力，吸引国企和私企的加入；第四，明确中国的战略意图在中亚和整个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中扮演的角色，不妨碍俄罗斯在中亚的影响力；第五，充分评估丝绸之路建设在安全、经济、产业转型、制度方面面临的挑战和风险，在中国发挥自身优势的同时吸收更多

中亚国家的加入；第六，加强中亚和西亚的文化合作和公共外交，特别是要加强中亚国家对中国的深入了解，建立良好的投资、合作基础。

六、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是一项长期战略

王文（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执行副院长）：丝绸之路经济带像一条金线，把世界上大多数政治自信、经济发达、资源丰富和富有国力的国家串联起来。这样的经济体量，再加上世界最有竞争力的经济发展速度，使得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望成为新全球化时代的经济大动脉，同时将成为和平发展的新纽带、世界战略的新重心。

丝绸之路经济带应当是一项长期战略，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可以提出一个时间跨度为 35 年的“三步走”战略，最终在 2049 年初步建成。从现在起到 2016 年为战略动员阶段；从 2016 年到 2021 年为战略规划期；从 2021 年到 2049 年为战略施行期。

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合作机制需要覆盖各参与方从政府到民间的各个层面，由于具体事务与操作进程复杂多变，因此，当务之急是先搭建立体化的组织框架与讨论平台。在国际层面上，可以考虑成立“丝绸之路经济带国际协调委员会”；各国层面要加强顶层设计，在部门建制上设立联系协调机制；民间交往应以使各国人民心意相通为目的，建议创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各国智库年会机制。